



明清別集叢刊

廖燕 著

蔡升奕 校注

廖燕全集
校注



上



廖燕全集校注

上



廖 燕 著

蔡升奕 校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廖燕全集校注：全2冊/蔡升奕校注。—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8
(明清別集叢刊)

ISBN 978-7-02-014674-1

I. ①廖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廖燕 (1644—1705) —全集 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8) 第 246732 號

責任編輯 葛雲波

裝幀設計 黃雲香

責任印製 任 禕

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

郵政編碼 100705

網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華印務有限公司
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

字 數 1060 千字

開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張 44.375 插頁 2

印 數 1—2000

版 次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978-7-02-014674-1

定 價 180.00 圓 (全兩冊)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。電話：010-65233595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資助項目

前言

廖燕（一六四四—一七〇五），初名燕生，字人也，初號夢醒，晚號柴舟，曲江（今廣東省韶關市）人。清初文學家、啟蒙思想家。在清初有成就的文學家家中，廖燕可以說是被認識得很不充分的一個，他的詩文集《二十七松堂集》至今研究得很不透徹。廖燕一生經歷的順治、康熙二朝，正是清初階級矛盾、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歷史時期。由於滿族入主中原，因此征服與復國、統一與割據的鬥爭持續不斷。在思想領域，伴隨著天崩地裂的社會動蕩以及隨之而來的經世、救世呼聲，人們深刻地認識到陽明心學以及程朱理學的弊端，不同程度地對其進行批判和修正。宋明理學經歷了程朱理學、陸王心學兩個發展階段。程朱理學把儒家倫理觀念提高到天理的地位，確立了「明天理，滅人慾」的社會準則，而陸王心學以『致良知』為說，把『吾心之良知』和『天理』合而為一。心學的『良知』沒有一個確定的是非標準，這一方面起到了衝破朱學束縛，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。後來的泰州學派就是這樣，『掀翻天地』，『非名教之所能羈絡』（黃宗羲《明儒學案·泰州學案一》）。另一方面則為虛無主義思想和空疏學風的泛濫打開了閘門。王學末流更是走向極端，他們不講經世，不讀群書，只是空言心性，鼓吹只要從『心悟』入手，便可解決一切問題。在心學泛濫、空談盛行之時，明王朝的統治日益陷入空前的危機當中。明清易代，人們開始反思明朝滅亡的教訓，對包括王學在內的空疏學風予以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，興起了一股講求經世致用的實學之風。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一，反專制，倡民主。對封建專制，特別是專制君權的反思和批判，以及倡導民主平等的思想，主張是清初實學的應有之義。黃宗羲說：『今也以君爲主，天下爲客，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，爲君也。』『爲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』這種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歷史反思，對其弊端的深刻批判，無疑是大膽的。他還說：『緣夫天下之大，非一人之所能治，而分治之以群工。故我之出而仕，爲天下也，非爲君也；爲萬民，非爲一姓也。』（黃宗羲《明夷待訪錄·原臣》）

二，倡導民族思想是清初實學所具有的鮮明時代特色。滿清政府入主中原，對深受夷夏觀念影響的漢族知識分子來說，無疑是天崩地裂的災難。顧炎武說：『易姓改號，謂之亡國；仁義充塞，而至於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，謂之亡天下。』（《日知錄·正始》）黃宗羲說：『中國之於夷狄，內外之辨也。以中國治中國，以夷狄治夷狄，猶人不可雜之於獸，獸不可雜之於人也。』（《留書·史》）這些言論雖有失偏頗，卻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情感、高揚的民族意識、高尚的民族氣節。

三，肯定人慾和私利的合理性。明末清初，資本主義萌芽初步成長，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中，宋明理學將『天理』與『人慾』絕對地對立起來的『明天理，去人慾』的說教，受到普遍的質疑和挑戰。陳確指出：『人慾不必過爲遏絕，人慾正當處，即天理也……學者只時從人慾中體驗天理，則人慾即天理矣，不必將天理、人慾判然分作兩件也。』（《近言集》）王夫之說：『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，終不離慾而別有理也。』（《讀四書大全說》）都明確肯定人慾以及私利的合理性。

四，主張崇實黜虛，提倡經世致用，是清初實學的核心內容。顏元指出：『救弊之道，在實學，不在空言。』（《存學編·性理評》）陸世儀說：『今人所當學者，正不止六藝，如天文、地理、河渠、兵法之

類，皆切於用世，不可不講。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，徒高談性命，無補於世，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。』（《思辨錄輯要·大學類》）

五，回歸古學，復興經學。在儒家學術思想領域，宋明理學受到否定之後，出現了一股回歸古代經學的潮流。顧炎武指出：「古之所謂理學，經學也，非數十年不能通也……今之所謂理學，禪學也，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，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。又曰：《論語》，聖人之語錄也。舍聖人之語錄，而從事於後儒，此之謂不知本矣。」（《亭林文集·與施愚山書》）李塨說：「古之學一，今之學焚。古之學實，今之學虛。古之學有用，今之學無用。」（馮辰等《李恕谷先生年譜》卷三，三十一歲條）因此，顧炎武主張『鄙俗學而求六經，舍春華而食秋實』（《亭林文集·答周籀書》）。

清初的文人學者，有些人堅持不為清廷服務，被稱為『明遺民』，以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等為代表。清初遺民中文學成就較高的有顧炎武、吳嘉紀、屈大均、陳恭尹、錢澄之、王夫之、黃宗羲等人。他們的詩文俱有強烈的愛國精神。還有些人以明臣仕清，以錢謙益、吳偉業和龔鼎孳等為代表。他們雖一度仕清，但也在詩文裏抒發家國之痛，甚至是對失節的懺悔。稍後的詩文作者，雖無強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國之悲，但也關心時世，注重崇實致用。

這就是廖燕一生活動的社會環境。若以康熙十五年（一六七六）的從軍和康熙三十五年（一六九六）的出嶺為界，廖燕一生可以分為三個時期，前期主要是讀書，中期、後期主要是教館。中期『欲以奇計取功名』（朱槩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序），後期因出嶺的失敗，『即絕意仕進，歸而益肆力於古文』（曾環《廖燕傳》）。與當時政局由動蕩而安定大致同步。三個時期在詩文內容和風格上有明顯差異。

廖燕祖籍豫章樟樹鎮（清屬江西臨江府清江縣，今爲江西省樟樹市），明洪武元年，先世移居廣東曲江縣，遂爲曲江人。年十九，補曲江縣弟子員。當時的廣東，商品經濟發達，思想自由，空氣活潑，是自晚明以來要求個性從理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社會思潮的溫牀。廣東也是清初明遺民重要的聚集地之一，他們對王學末流空疏學風的危害有切膚之痛，因而實學風氣在廣東的影響非常大。天然和尚是明末清初廣東佛門中的領袖人物。他同情并庇護抗清人士，在他門下聚集了一批有相當影響的明遺民，如澹歸和尚、屈大均。廖燕結交的廣東前輩，有劉啟鑑、天然和尚、澹歸和尚等，同輩有黃遙、陳金閫、陳恭尹等。在廣東這樣適宜的空氣和土壤裏，廖燕的才能得到沾溉的同時，其自由自在的個性，與日俱增；講求『讀無字書』，重視社會實踐的行事方式，漸漸形成；濃濃的故國之思，亦長留心田。廖燕生性自由奔放，被稱爲『古之狂者』（曾璟《廖燕傳》）。補邑弟子員後，並沒有像一般人一樣興高采烈，他說道：『常言士生當世，澤及生民曰功，死而不朽曰名。世人不悟，專事科第，陋矣。』認爲科舉不是功名，真正的功名是『澤及生民』，『死而不朽』。康熙七年二十五歲時，他果斷地放棄制舉業而專攻詩古文詞。爲此，撰《作詩古文詞說》一文說明他選擇的原因：『嘗以謂天下之樂莫如讀書，而讀書之至樂又莫如作文，盡天下古今之書皆予所當讀者，盡天下古今之文皆予所當作者，寧必八股云乎哉！予因棄八股而從事於詩古文詞。』『人壽幾何，忽焉坐老。與其習不能必售之時文，何如從吾所好之爲愈也，予故棄彼而取此也。』另外，廖燕《習八股非讀書說》和《明太祖論》等兩文，直指八股爲統治者愚民的工具，其害烈於焚書。其文犀利，繼承了晚明李贄以來的批判思想。當然，『從事於詩古文詞』，還是自謙的說法，他的雄心遠比這要大。正如曾璟《廖燕傳》所說，是『澤及生民』，『死

而不朽』，詩古文詞只是手段而已。康熙三十八年，學使按詔，已是五十六歲的廖燕更是賦詩一首辭去諸生。

廖燕時時以才高自負，又以不被理解而痛苦：『但天下之物，若柴若舟，咸爲世之所必需，而至此俱不驗，豈柴舟之過耶？亦不識柴舟者之過耳。然天下無不識柴、不識舟之人，或柴大如舟，舟大如山，世無大力量人，又安能用之。燕將負柴於市，藏舟於壑，以俟時日。』（《與鄭思宣》）『燕性不偶俗，於文尤甚。雖嘗好爲古文詞，然皆不爲俗喜。世皆爭攻制義，取榮顯，以相誇耀，其不爲喜也固宜。』（《答謝小謝書》）這是懷才不遇者的哀鳴，道出了反科舉、反程朱理學者的厄運。

康熙十年，天然和尚受江西廬山歸宗寺之請赴廬山，廖燕作《送天然和尚還廬山》詩。這是他早期與明遺民交往的一個例子。

康熙十五年，三藩之亂蔓延至廣東。廖燕在這一年有過一次短暫的從軍。對這次從軍，其詩文著墨不多，對於其所從之軍，人們一直存在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。其實，要弄清廖燕從軍的性質，只需將其行止路線與清軍和叛軍的行止路線相對照，就會一目了然。廖燕《從軍帖自跋》稱：『歲丙辰九月，予從軍寓橫浦寶界寺，無事學書，几壁皆黑。』此處顯示的時間爲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，橫浦指今江西大餘縣一帶。廖燕又有七絕《丙辰除夕（二首）》，之一：『客返匆匆又歲還，生平回首總堪憐。』之二：『終歲圖謀還不就，那爭殘臘半宵時。』可見到康熙十五年年底，廖燕又悄然從軍中離去而歸家，正式結束了軍旅生活。

那麼當時清軍和叛軍的行止路線是怎樣的呢？同治《南安府志》記載：『吳三桂反……丙辰，粵

藩亦從逆，舒、莽（分別指清將覺羅·舒恕、莽吉兔）等以三月十六自粵退駐南安城外……四月二十日，山寇余賢、何興復自仁化、樂昌擁眾數萬由刀背壠分道來……郡守張顯仁、參將宣成功棄城奔南康，居民四散。賊帥進據空城……秋，粵僞將軍嚴自明乃僞將軍郭義等率兵逐余賢、何興所立各官，另設城守府廳官……是年冬，自明等出兵南康縣之古鎮鋪，屢戰不利，奔回郡城。『從這段記述可知，自康熙十五年丙辰秋至是年底，大餘爲來自廣東的反清將領嚴自明、郭義等部駐守，此時的清軍已經退至大餘北面的南康一線。對照廖燕從軍的行止路線，我們發現與反清軍隊的行止路線完全吻合。至此，廖燕從軍的性質就很清楚了，他所從之軍爲反清軍隊，屬反清將領嚴自明、郭義等所率領的軍隊。三藩之亂時眾多的明遺民參加了以吳三桂爲首的三藩軍隊，他們把反清復明的最後希望寄托在吳三桂身上。廖燕參加反清軍隊，可見他是具有濃濃的故國之思，具有鮮明的反清民族思想的，稱之爲明遺民亦未嘗不可。

當然，現實與理想是有距離的。首先，以吳三桂爲首的三藩之亂并非爲了復明。其次，反清軍隊目光短淺，唯利是圖。殘酷的現實無情地粉碎了他的夢想。廖燕歸家後所作的七絕《丙辰除夕（二首）》、七律《丁巳就塾水竹軒喜與黃少涯絳帳隔鄰賦詩相慰兼以解嘲寄陳昆圃》流露了他的落寞心情。廖燕回到韶關後，又一個異常沉重的打擊在等待著他。光緒《曲江縣志》記載：『（康熙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蟒將軍等率師復韶州，民皆安堵。七月初七日，滇賊將馬寶、胡國柱、張星耀等率賊黨復圍城，蟒將軍、穆將軍等悉力捍禦。府城內外百姓避賊山谷者遭瘟疫死亡甚多。西河靖村、白土等處房屋拆毀大半，死亡尤甚。至九月江寧將軍額楚率師救援，大戰於蓮花嶺下，殺賊幾盡。是夜，賊遁去，

百姓始得復業。』康熙十六年爲丁巳年，廖燕將韶關發生的這次兵災稱爲丁巳之變。此年廖燕的妻子和兩個女兒相繼病死，他自己也身染重疴，幾至喪命。大廟坊的家宅也淪爲廢墟。在著名的五古《橫溪行》中，他寫到：『名義既不立，得土亦隨傾。豈無後蘇意，聚斂灰民情。』『豺狼滿道路，奔走還多驚。官軍豈盜賊，恣掠莫敢撓。』《丁巳感事》詩寫到：『天地忽欲晦，妖魅敢出爭……行復自相害，轉眼已土崩。』表達了他對反清軍隊目光短淺、唯利是圖、貪圖財貨的失望，對叛軍和清軍都進行了入木三分的鞭撻。《故園》詩中寫到：『一身半死餘，扶筇觀故址。乍人已無辨，良久乃可指……殺戮及蒼生，亦不怨書史……成敗原在天，此豈值其圯。』可見廖燕康熙十五年從軍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，加深了他對社會的認識，使其詩文題材更爲廣闊，他更加關注社會現實。廖燕從軍前後，是其詩文創作的一個高峯期。

康熙十五年三藩之亂期間，廣東順德陳村李氏六女，因戰亂爲豪橫乘機所逼而赴水死，廖燕後來作《弔六烈女》詩及《自書弔六烈女詩後》、《烈女不當獨稱貞辯》二文以贊其剛烈。『寇氛當日遍關津，六女捐軀勝古人。一夕影沉池水碧，千秋淚染臂羅新。蛾眉烈性留天地，夜雨荒墳泣鬼神。』（《弔六烈女》）這些詩文對三藩之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進行了深刻的批判。

康熙十六年丁巳之變後的廖燕只餘一身，由於家宅毀於戰亂，康熙十八年起的很多年裏，僑居府城東隅，『茅屋數椽，簷低於眉，稍昂首過之，則破其額。一巷深入，兩牆夾身，而臂不得轉，所見無非小者』（《小品自序》）。『中多菜圃，予嘗觀其役，澆灌之暇，則以書爲課』（《灌園帖自跋》）。廖燕有《種菜八首》以記其種菜之事。在這期間，廖燕考慮了生計問題。康熙十九年十二月，他遊廣州，困而歸。

因思學醫事，認為學醫不惟自濟，兼能濟人。康熙二十年，廖燕改燕生單名燕，以志從事於醫。但從後來的發展來看，從醫之事還是無果而終。

康熙十六年十一月間，廖燕喜晤澹歸和尚，作《過訪劉漢臣兼喜晤澹歸和尚》詩。澹歸和尚為明遺民，在未識廖燕前，澹歸和尚曾稱『韶有山水而無人』（《書韶州府名勝志後》）；『及後來韶，投詩及刺，讀之驚喜，徒步訪燕於寓所，大加延譽』（《哭澹歸和尚文》）。對廖燕的文學評價相當高。康熙十九年，澹歸和尚卒，『友某持師絕筆示燕，不禁淚涕交橫，仰天大哭……然師死而斯文喪矣，天下茫茫，誰與定燕文與傳燕文者耶？此燕之所以仰天痛絕也』（同上）。廖燕對澹歸和尚的敬重由此可見一斑。

康熙十六年，明遺民李長祥寄居廣東仁化之河頭砦，不久病死於此，貧不能歸葬。李長祥，字研齋，四川達州人，曾參加南明福王政權和魯王監國政權。三藩之亂時，勸吳三桂『改大明名號以收拾人心，立懷宗後裔以鼓舞忠義』（孫旭《平吳錄》），但未被採納，失望辭去，後寄居廣東。康熙二十一年，兩廣總督吳興祚到任後，廖燕上書吳興祚請求資助李長祥靈柩歸金陵。李長祥妻及二子寄寓廣州，廖燕也托陳恭尹予以關照。廖燕與李長祥妻姚仲淑及其子李暘公均有詩文往來，作有《海棠居詩集序》、《與李暘公》及《秋海棠代內贈李夫人》等詩文。可見廖燕對明遺民的敬重，正如張拱極對《海棠居詩集序》所作點評所說：『不獨表其詩，并表其節。』

廖燕與陳恭尹似乎交往不深，只見《與陳元孝》一文。陳恭尹，與屈大均、梁佩蘭並稱『嶺南三家』。他對廖燕的評價相當高。如陳恭尹對《羅桂庵詩集序》的點評：『人真妙人，文真妙文。』對《書邑志學校後代》的點評：『雖欲不推為古文中第一手，不可。』

康熙十九年，廖燕《二十七松堂文初集》刻成，黃遙爲之作序。這是廖燕作品的第一次結集。康熙二十年，廖燕『偶搜破簾中舊稿，得文九十三首，類多短幅雜著……目爲小品，附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刻之』（《小品自序》）。康熙二十一年，小品刻成。

同年，談志由邳州學政還曲江知縣。蒞任數月，即拂衣歸。談志，字定齋，江南武進人。愛民好士，工書法，尤精詩賦古文詞。談志一見廖燕詩文，大加賞譽，以爲有古作者之意。廖燕作有《令粵詩刻序》、《送邑侯談定齋先生歸毘陵序》、《送邑侯談定齋先生還毗陵二首》及《稱邑侯爲先生說》等詩文。談志對廖燕詩文多有點評。如評《湯武論》：『湯、武是篡弑，固無論。妙在即以篡弑解順天應人，奇甚確甚。非具二十分膽識，誰敢如此下筆。可破千古腐儒之見。』又如對《擬韓休上玄宗皇帝諫蹴鞠書》的點評：『蒼勁樸直，文氣絕類西漢。然下筆犀利處，仍是柴舟本色。』

康熙二十三年，魏禮一行來韶拜訪廖燕。廖燕得以喜讀魏禮全文，作《魏和公先生同嗣君昭士甥盧孝則過訪兼示佳集賦謝志喜》詩以記之。《與魏和公先生書》亦作於此時。魏禮，字和公，號季子。江西寧都人。與兄魏祥及魏禧合稱『寧都三魏』。『寧都三魏』又與彭士望、丘維屏等人，稱『易堂九子』。魏禮性慷慨，工詩文。棄諸生遠遊，足跡幾遍天下。著有《魏季子文集》。魏禮對廖燕詩文多有點評。如魏禮對《性論一》的點評：『此能駁倒繁言，獨尊孔子，其眼光識力直透過孟氏以下論性諸賢脊背，真有功聖門文字，有功後學文字。』點出廖燕在學術思想領域回歸經學的實學特徵。又如對《明太祖論》的點評：『此論有五奇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，一奇也。以制義取士與焚書無異，二奇也。詩書能愚天下，三奇也。非詩書能教人智，實人之智可爲詩書，四奇也。心中之詩書更簡捷易用，五奇也。』

絕世奇談，發前人所未發。柴舟議論佳者甚多，當推此篇爲第一。』又如評《與某翰林書》：『以天地論文與作文必法天地，自是柴舟奇談。』點出廖燕主張『讀無字書』的特點。

康熙二十四年，蕭綱若客居韶州仁化縣，偶於會龍館壁見廖燕詩，因喜定交。廖燕爲蕭綱若《冶山堂文集》作序，并準備隨同北游。但計劃因故未能實現。蕭綱若對廖燕詩文點評甚多。如評《上吳制府乞移李研齋柩歸金陵書》：『以未謀面之人，而代爲上書，固奇。以未謀面之人，而卽以書上之，更奇。非以友朋爲性命與目空一世者，曷克爲此？文氣更古質可法。』又如評《讀貨殖傳》：『忽羨忽鄙，忽歎忽憤，備極調侃。讀史公書，便似史公筆墨。柴舟天分穎異如此，胡可易及。』

康熙二十九年，江西廬陵朱蘖（字藕男）至韶，廖燕一見懽甚。朱蘖爲廖燕《二十七松堂集》作序，稱其『卓立人表，豪氣不除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大抵其詩與文之凌厲激宕如其人，其不平之氣固然』。朱蘖對廖燕詩文亦有點評。

康熙三十年，廖燕至廣州，遇包諶野而爲忘年交。包諶野屬序於廖燕，因作《春秋卮言序》。包諶野對廖燕詩文亦有點評。如評《續師說二》：『世人以博極群書爲有妨於舉業，今柴兄則以人欲精舉業決不可不博極群書。高文卓識，真堪推倒一世之智勇，開拓萬古之心胸。凡父兄子弟，各宜置一通座右。』

廖燕與毛際可的交往不知在何時。廖燕詩文中僅《答客問五則》之五中提及毛際可。毛際可，字會侯，號鶴舫，晚號松皋老人。浙江遂安（今屬浙江杭州市淳安縣）人。順治十五年進士，歷城固、祥符等縣知縣。所至有善政。工詩詞古文。著有《安序堂文鈔》、《浣雪詞鈔》、《松皋詩選》等。毛際可對

廖燕詩文點評甚多。如評《性論二》：『前篇論質不是性，此篇論情不是性，俱發前賢所未發。中間提出「復性」二字，使人有下手處，方不是鶻突學問。』評《范雪村詩集序》：『作五經以配五嶽五湖，作《四書》以配四瀆四海，豈非千古奇談。柴舟議論多發前賢所未發，此尤爲未經人道語。自非奇膽奇識，安能道得隻字。』都很中肯。

康熙三十三年對廖燕來說是有着複雜意義的一年。這一年，韶民大饑。廖燕三子、四子并殤。家中早租無收，一家絕望。廖燕已年過半百，打擊之大可以想見。『百歲今過半，傷心事轉違。兩行兒女淚，偏濕老年衣。』（《有慟》）同年，廖燕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刻成。此書乃周鼎代爲刻佈。『拙稿刻工將竣，皆仗高誼，方能成就至此。當今友誼不可復問，贈貧士以金，已屬罕見，況代貧士刻佈詩文，比贈金更踰百倍……燕生平有三願：刻稿一，遠遊一，營別墅一，今已了却一願，餘徐圖之。』（《與周象九》）廖燕與周鼎的交往始於廣州。周鼎，字象九，江都人。曾參加平定清初三藩之亂的戰爭。以功授鎮安別駕，隨陞羅平知州，未幾以親老辭歸。後長期寄寓英德。康熙三十二年，廖燕與周鼎往遊英德潮水巖、碧落洞，留下了《遊潮水巖記》、《記續碧落洞詩始末》、《遊碧落洞記》、《碧落洞》及《題碧落洞煉丹古跡》等一批詩文。康熙三十四年，周鼎五十歲生日，廖燕作《周象九五十壽序》以賀。時周鼎正爲廖燕治理行裝，作嶺外名勝遊。周鼎對廖燕詩文也有點評。如評《遊碧落洞記》：『山水與性情相深，方能即事成文，曲折盡致。柴舟胸中丘壑，筆底煙霞，無怪其然。』

康熙三十五年，陳廷策解任入京進覲，約廖燕一同前往，這是廖燕最後一次北上以奇計取功名的遠游。這次遠游是其人生的又一個轉折點。陳廷策，字毅庵，號景白。正黃旗人，廕監。康熙二十八

年任韶州知府，康熙三十二年代理廣州知府。陳廷策十分欣賞廖燕的才識，廖燕也視陳廷策爲知己。廖燕此次出行是由廣東南雄入江西走贛江。到南昌後，二人分路，最後至蘇州，寓蘇州四個月。在蘇州期間，廖燕因水土不服而病疥、破腹，但還是游覽了虎丘山等處。廖燕訪金聖歎故居而莫知其處，因作《弔金聖歎先生》詩，并作《金聖歎先生傳》。訪原江蘇巡撫湯斌祠，廖燕有感於湯斌善政，作《湯中丞毀五通淫祠記》。在蘇州還得見汪琬文集。經過杭州時，游覽了孤山、鄂王墳諸處。時好友劉漢臣、蕭綱若、朱蘂均已去世，舟過南京，作《舟過白下哭劉漢臣》及《舟過白下哭蕭綱若》。舟過廬陵，作《舟過廬陵哭朱蘂男》。後聽聞陳廷策卒於北京，『即絕意仕進，歸而益肆力於古文』（曾瓊《廖燕傳》）。經過此次遠行，廖燕放棄了之前一直追求的『以奇計取功名』的想法，從此專心於詩古文詞。康熙三十八年，學使按韶，廖燕更是賦詩一首辭去諸生。『四十年前事既非，那堪還著舊藍衣。年來著述心徒在，老去功名願已違……須知富貴非吾分，願抱琴書伴釣磯。』（《辭諸生詩》）廖燕一生的際遇說明，反八股、反理學是得不到官方認可的，是注定沒有出路的。這次遠行，詩文頗豐，是廖燕創作的又一個高峯期。

康熙三十七年春，在友人的幫助下，廖燕新居落成，按舊日西郭堂名仍稱爲二十七松堂，實是由廖燕出資祖屋改建。新二十七松堂得孫清之助最多。孫清，字廉西，又字天一，江南休寧（今安徽休寧縣）人。少習舉子業，後棄去遠遊。三藩之亂時，任岳州水師守備，以功授福建提標游擊。後又以收復臺灣的戰功授黃巖城守參將，以裁缺改補漢鳳營參將。康熙三十年，陞授韶州協鎮副將。孫清生平謙抑謹密，好讀書結客。『一日單騎訪燕，見所居淺狹，卽爲代贖舊業，復謀助日用薪水。』（《韶協鎮孫公

傳》『詢是吾宗出質廬，贖來恰好爲書屋。語未脫口快捐囊，還倩同儕助新築……栽松猶記當年綠，題額還鐫舊日名。』（《贖屋行謝孫都尉廉西查副戎維勳暨義助諸公》）此外得查之愷、周鼎等的幫助亦多。至此，廖燕生平三願的最後一願『營別墅』也實現了。

這一年，廖燕初讀王源文集，『以爲當今古文第一手』（《與門鶴書》）。王源（一六四八—一七一〇），字昆繩，一字或庵，直隸大興（今北京市）人。康熙三十二年舉人。初從魏禧學古文。晚年師事顏元，爲顏李學派的重要人物。著有《平書》、《居業堂文集》等。廖燕接觸主張實學的顏李學派著作僅見於此。同年，廖燕在高州得見萬言。萬言，字貞一，號管村，浙江鄞縣（今浙江寧波市）人。副貢生。少時與諸父萬斯大、萬斯同師事黃宗羲，有精博之名。著有《尚書說》、《明史舉要》。與修《明史》，獨成《崇禎長編》。尤工古文。有《管村集》。廖燕與黃宗羲弟子的交往僅此一見。

同年，張拱極就任廣東翁源知縣。張拱極，字泰亭，陝西醴泉人。康熙三十年進士。重士愛民，鋤奸禁暴。公餘輒進試諸生，優如獎勵。張拱極對廖燕詩文極爲讚賞，稱『佳集篇篇奇闢，皆發古人所未發，讀之不忍釋手，奇人異書，一時兼得，何喜如之』（張拱極《來書（附）》）。現《二十七松堂集》中多有張拱極的點評。如評《春秋卮言序》：『至云天地實作六經，此開闢未有之談，非奇膽包天，安能作此等文字？』評《復翁源張泰亭明府書》：『不促不蔓，古文化境。又評：膽大如斗，心細如髮。其文氣豪邁處，直可謂目無秦漢，何有於唐宋八大家哉？讀書種子，聖歎而後，安得不推柴舟獨步。』

康熙四十一年，吏部侍郎吳涵奉命臨粵，有以廖燕詩文集進者，吳涵『歎爲嶺南獨秀者』（《吳少宰與臧公祖書（附）》），又稱：『如柴舟所作，語語從赤心流出，嶠崎磊落，不特目中無儕輩在，亦并無古